皇明留臺奏議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十七

爵祀類 附議禮

乞從中官辭免恩命疏　李之珍 隆慶六年任

臣等近覩邸報　皇上念司禮監太監孟冲等效勞各廕弟姪一人錦衣衛千百戶隨該孟冲等具本辭免奉　聖旨知道了不准辭欽此　臣等伏見陛下體悉羣下雖僕侍之近亦不肯遺又見冲等遇寵知幾庶乎勞而不居者矣竊意　陛下俯從其請俾宮監干澤者知所愧阻然未蒙　俞允廼冲等亦不敢固辭豈非以　成命既出不可復收歟

臣等聞人君執八柄以馭臣下所重者爵賞而已勞

臣不賞不可勸忠死士不賞不可勸勇爵人于朝而
以私勞與焉恐非 聖主所以示大公于天下也
冲等服役宮中祗事左右誠如 聖諭效勞矣然
内官之職供使奔走亦其常分矧日侍 宸旒常
承 寵賜幣寶金鏹秋毫以上皆 陛下所賜也
雖有微勞已承 恩命亦足以酬之矣而何必再
延其弟姪乎錦衣之官掌握禁典其視百司最爲隆
重我 祖宗以來非功不授其次或推恩外戚未
數得也冲等無汗馬之勞無戚畹之親而以其弟姪

居之毋廼非　祖宗之制乎且遼東之戰方行敘
錄冲等爵賞舉不踰時是以近習之恩同軀命之賞
也邊士聞之肯作其敵愾之忠乎夫縶纓之請孔子
惜之敝袴之微韓侯愛之錦衣名爵其視縶纓敝袴
何如也而　陛下廼輕以畀焉其恩數不幾于侵
而爵賞不陟于濫耶伏望　陛下俯從冲等之請
准免後加爵廕儻謂　恩命已頒別行賜賚以示
優榮則天下惟見　陛下愛惜名器之心而冲等
亦免覬望無涯之議臣等干冒　天威不勝隕越

之至

乞愼封爵以杜僭倖疏　蔣　科　萬曆二年任

臣等待罪南臺接見邸報有左都督朱希孝奏稱巳故兄成國公朱希忠卹典乞要比照英國公張懋事例追贈王爵隨該吏部題覆復蒙　聖恩念及先朝扈蹕勤勞准與追贈王爵後不爲例臣等有以仰見　皇上待臣之厚報禮之隆出於尋常萬萬矣臣又竊以爲　君之待臣固有不容靳之恩尤有不可踰之制況爵至於王名器之尊至此爲極毫不可假自昔愼之矣查得諸司職掌一欵凡功

臣歿後加封公追封爲王侯追封爲公合封三代者照依追贈封爵一體追封其襲爵子孫非建立奇功異能生死只依本爵我　祖宗慎重此典以爲非軍功若不得追封王爵非固靳之也將以杜僭倖之端而埀永久之規也著爲　令甲昭昭爲烈令照巳故成國公朱希忠歷事　三朝積有勛勩茲當歿後委宜加以卹典但希忠位極人臣　恩寵不爲不隆　陛下賜祭十六壇優禮不爲不厚儻陛下追念勞苦以爲未足以盡其報或加以美謚賻

以金帛亦足以明　朝廷優渥之典矣奚必假以王
爵爲足以報其功耶且張懋在　先朝曾討逆賊曹
欽雖無奇功異能尚有勤勞可紀　武宗皇帝贈
以王爵當時諸臣猶諍以爲不可今希忠遭際
熈朝雖有勤勞皆其常分非但無奇功異能亦非張
懋之可比也追贈王爵與例未合　臣等以爲
陛下加恩當遵　祖宗之制以爲準希孝陳乞不
當援張懋之例以爲例惟張懋得贈於前也故今日
之希孝得援之以爲辭若希忠再贈於今也則將來

之希覬者皆藉之以爲例雖　陛下明炳幾先預禁後日之請然其實既開又何以杜覬覦之心耶故啓其端而嚴禁於他日不若謹其始而預絕於今日之爲得也伏乞　皇上仰思　祖制俯順輿情收回　成命止加以諡號錫予則恩有所加皆戴陛下恩禮之隆而制有所限又仰陛下節裁之義其有裨於　國體民彝豈淺哉

乞奉天道稽　祖訓采公議杜倖門疏

徐金星 萬曆十年任

臣等聞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馭國之大柄也帝王所以奉　天理民法祖致治者特有此具耳故曰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言爵位操之自天當公諸天下而不私也　明主憲天尊　祖一嚬一笑不敢輕假而況以爵位爲賞又其重且大者豈可倖而得乎茲者恭遇　皇上德動　天監誠格　列聖之靈

誕育 元嗣以上慰 聖母下荅華夏之望臣等
爲 社稷慶不勝忻躍伏覩 皇上祭告天地宗
廟百神以荅隆貺 尊崇 兩宮聖母徽號以
申 敬養 覃恩四海大賚臣工以溥膏澤矣
而 禁掖之效勞者馭以錫予亦理所必有情所不
能無也 皇上於是裁軍國之需取太倉光祿寺
銀兩以充賞賚極其優渥則中外莫不沾洽而慶典
以爲大備臣等倍切鼓舞以爲 聖明舉動豈不
光大俊偉昭示萬世永永無極哉忽傳宣

勑旨自皇親中貴及侍直宮人推及子弟廕以爵秩
非事例所有者層見疊出遠近喧傳干係　國體甚
大臣等不勝駭愕閣科道各官交章救止仰瞻
聖明必賜嘉納可無復置喙矣而側聽逾旬未賜省
察且併授見任有加無巳　臣等誠竊惑之思憶
皇上必有功當賞有賞當厚雖甚逾溢不足惜然自
天下觀之謂爵以情授賞以寵加非出天下之公也
非天下之公不足以荅天道而稽之　祖制武職
非軍功不授又昭昭萬世不可易者以武職不可輕

授而況錦衣之雄職世襲之異數都督之崇秩乎以
一人不可而況百十人之齊授子弟姪之疊授又併
授而遷例超授而越次見授而任事
皇上明聖心知非例故有不爲例之　旨然例所
未有者尚亦有之既巳有之能不爲例耶且
皇上知其不可爲例也即毅然巳之而天下萬世知
天命典章不可干也如此　祖宗令甲不可越也
如此　朝廷公器不可私而　國家大柄不可褻也
又如此臣工贊美史冊光昭天下傳之百世守之豈

不美乎　皇上春秋鼎盛敬　天法祖之心與日俱懋　天與列聖保佑申錫子孫千億將來有不勝其賞者今賞既極矣不可復加則

皇上將來之恩亦或因之以壅固不如即今漸次裁止以順　天道而遵　祖訓之爲善昔唐德宗欲賞人散官直空名耳而陸贄爭之謂夫握銛鋒而竭筋力者將無以爲賞也賞亦無以爲勸也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　國不失權各得所宜而全其實故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靳一節之拜今

宮中近侍人等日近清光備極榮寵縱有勤勞亦常分耳即欲議賞但以前項　欽取銀兩從重足矣皇親懿戚即使富貴亦必品節限制而貽之以安乃所以深愛之也太監馮保懇辭　恩命極知止足之義　皇上即俯從之以成其謙遜俾其名竹帛而榮後裔又不足爲左右近侍之勸乎再照武官陞授必由兵部　祖宗定制　列聖繼繼承承罔有或墜間一傳奉旋旣改正所以二百餘年重熈累洽超出千古以　祖宗慮事周而立法備

聖子神孫可萬世守之不易也科道諸臣張鼎思等
言之悉矣伏願　皇上留神省察　勑下該部
再加查議如果臣　言不謬將前所頒陞級
恩廕等項一一從長酌處量爲裁止再乞自今
恩典悉諭共擬請　旨不輕　內傳則爵位貴而
人知榮　祖訓遵而　國增重　天意悅而治
彌固　聖心之剛明　聖斷之果決有非漢唐
宋英主所及矣臣　等冒干　天威不勝戰兢隕越
之至

議從祀孔廟疏

林可成 萬曆十九年八月上

臣惟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傳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自古聖人有祀于一時易代則已者有祀于一方踰境則已者惟孔子則自古及今自王朝以至郡邑無時無處而不祀其崇德報功之無盡誠與天地相為無窮也然祀天地必祀以六宗謂其有功于天地祀孔子必從以諸賢亦謂其有功于孔子而不在從祀之列臣復考得 孝宗皇帝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陳敏祭酒謝鐸備言極論當

時以廷議不同未行斥陟迨世宗皇帝始奮起宸斷一切釐正然猶但斥其不當從祀者而未嘗陟其當從祀者至我皇上御極體天宏道振起斯文俯允禮官之議始而詔進薛瑄一人既而復進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三人相繼從祀孔廟章縫之士舉手加額更相稱慶以為皇上此舉能使俎豆增光宮墻生色千萬年之盛舉也然臣愚猶有說焉我朝列聖相承重熙累洽鬱為靈秀鍾為名賢駢肩繼踵一人特瑄等為當從祀者

適止于瑄等何以表章理學何以傳播盛舉文何以
仰承
德意而將順其美于無遺哉臣敢于瑄等
外姑舉其翹然挺拔爲輿論所共推者言之有若
武宗朝之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焉有若
世宗朝之禮部尚書章懋焉清之爲人飾躬勵行動
有準繩見機識微始由禮部主事調吏部復除禮部
皆世所稱華秩也而清則乞南請告爵祿不入其心
及後起督江西學校正寧藩以威權智術籠絡士大
夫之時也而清則守正秉禮引疾以遯閉門掃軌潛

心力學淸眞明時偉人矣而其有功孔子則尤在易學蒙引四書蒙引二書攄聖人之心蘊發先賢之未發故上自國雍下自家塾凡丱角而讀書專門而肄業倘非蒙引則千書千易固有若夜行而無燭倀倀乎其何之者矣淸之扶經翼傳而啓迪後人此其功顧不鉅哉懋之爲人純粹之資塞淵之德髦期好學博而能約含章自晦碩閒益彰譬之良玉在璞而孚尹自殊始爲編脩則論張燈賦詩非是坐謫繼爲僉事則剔吏蠹滌民瘼毅然以揚風紀爲巳任又繼爲

國子祭酒則首厲教化明道術肅儀軌使六館之士翕然向風其著述則務删儒之繁蕪而其有功于孔子則在生平講議其言曰學者須大其心胷必有窮理工夫纔得其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論家法當如鄭義門論風俗須倣横渠復古之志行吕氏鄉約論居常處困謂誦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之語便覺自警拔凡此皆格言至論不必專門著述而亦足以扶經翼傳矣二臣之有功孔子如此正先臣程敏政所謂文與行兼

名與實副無泚于公議而足稱崇報之意者以之從祀孔廟固無不宜也況萬曆十六年已蒙　俯聽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詹仰庇議賜蔡清謚文莊以示風勸矣所從祀之典尚俟會官另議　明旨傳播昭如日星遠邇章縫無不企踵以需　盛舉顧臣愚以為章懋之文行名實與蔡清同塗竝轍士類推服無敢軒輊亦蒙　先朝賜謚文懿而從祀之典未有故不揣愚陋敢以蔡清並瀆　聰聽伏乞勅下該部再訪如果臣言不謬將蔡清章懋比照薛

瑄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事例與瑄等一體從祀孔
廟俾得起九原于宫墻留遺芳于俎豆庶于世教
國脉裨益非尠少矣臣愚不勝顧望祈懇之至

比例請恩疏　孫居相

臣由萬曆二十年進士任山東東昌府高唐州恩縣知縣三年考滿過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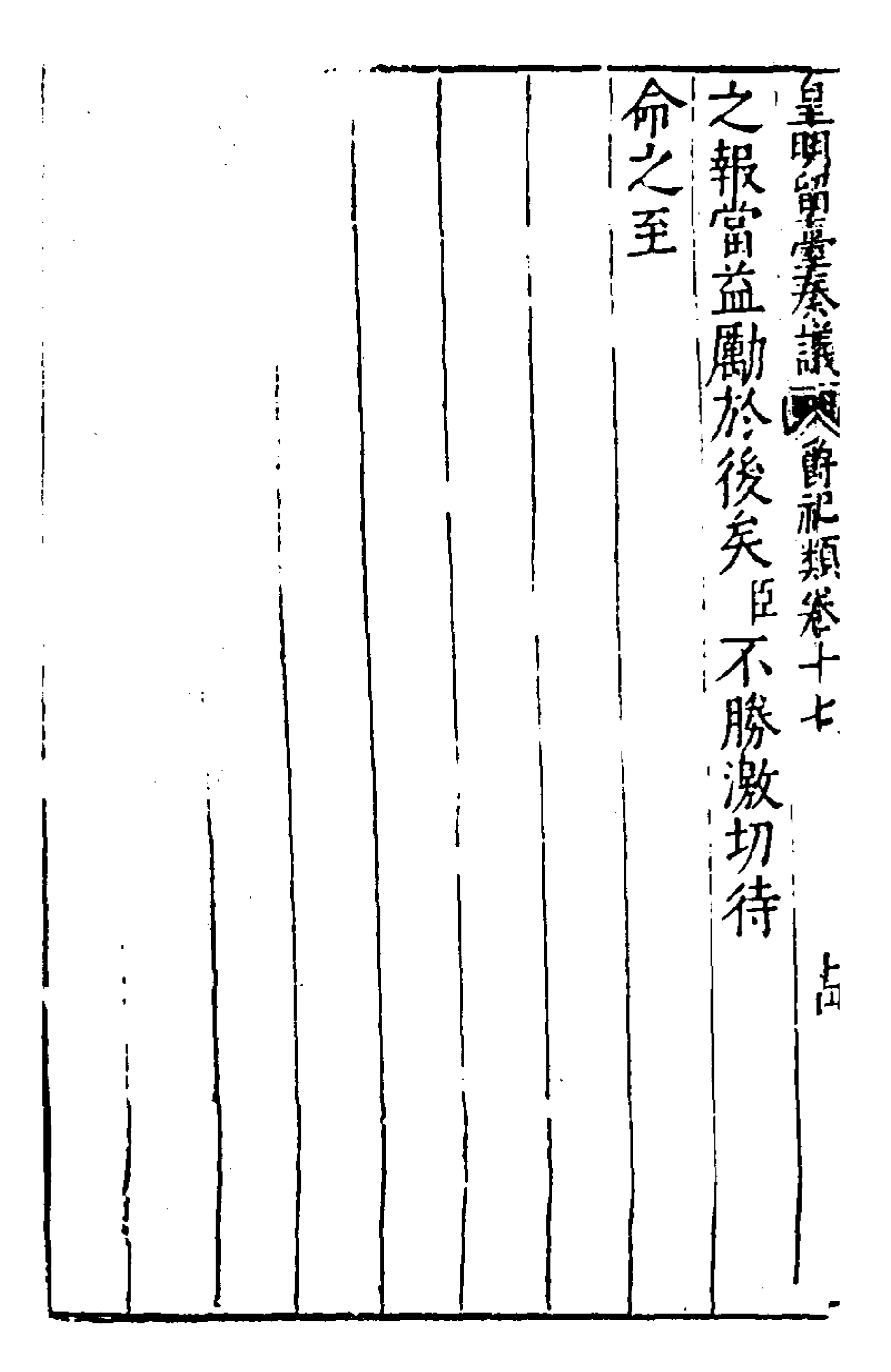
聖恩封臣父母如臣官至榮也又三年蒙　恩行取待　命國門凡三期選授南京福建道試監察御史履任到今又二年有半矣每思得當以報

聖恩顧無片言可裨化理臣之罪也亦臣之羞也尚敢妄有希冀哉獨念崇尚　徽號乃

國家非常之　盛典　大詔覃恩乃臣子希世

之奇逢二十九年我
皇上舉行　大典諸臣幸際奇逢上自九列大臣
下至倉官衛幕皆得以其官榮其親
恩至普也臣當時旅食京華亦隨諸臣拜舞班行蒙
詔允授官之日給與應得　勑命以故與臣同取
如科臣曹于汴等已於三十年春須給
勑命矣道臣沈時來等已於三十一年冬須給
勑命矣即與臣同官南臺如李雲鵠胡鶚亦各奏請
改封蒙　恩下部議覆矣獨臣嚮因在假未敢援

例以　請今已復任供役矣竊思臣與諸臣同取
同選又同爲　皇上侍從之臣乃諸臣父母榮膺
新命獨臣父母株守舊封雖　皇上一視同仁終
有　俞允之日但臣父母風燭餘年蚤蒙
恩一日則多享受一日是臣幼而誦讀長而馳驅日
夜關心所仰望於　皇上而未敢即安者也伏乞
皇上憐臣十年犬馬之苦察臣一念烏烏之情
勅下吏部覆議上　請准以臣今官改給
勅命則　皇上優渥之恩愈隆於前而小臣捐糜



之報當益勵於後矣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行大禮以慰人心疏 周冕 嘉靖年任

近該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費寀等題爲 廟建禮儀事奉 聖旨你毋原計在秋祭完工今果完了何必又待朕雖非長者豈自已變詐如何交與鬼神不序昭穆何得成王禮着作急擇日奉安神主朕雖躬事或太子代攝行事悉照先朝儀節出主上香奠獻等次皆除俱准舊行具儀來看欽此又該禮部題 廟建禮儀事奉 聖旨都依擬行欽此大小臣工捧讀 綸音罔不喜動顏色皆曰我

主上以孝治天下而急于奉先也如此此眞天地神人
之福也臣濫厠言官無由補報一得之愚昧死
上陳臣聞聖王繼天立極莫大於典禮而報本反始
莫先于宗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蓋自仁
率親以至於祖尊尊之義隆自義率祖以至于親親
親之仁篤尊祖敬親仁至義盡王者所以萃人心以
立人極正綱常以昭萬世者莫要于此臣謹按易曰
王假有廟禮曰惟孝子爲能享親蓋子孫之於祖考
共氣本相爲流通其心常相爲感應子孫之精神即

祖考之精神必子孫之精神萃於已而後祖考之精神萃於廟此古今不易之道也禮孝子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孔子嘗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先儒朱熹解之謂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孔子之心必已親致其祭而後其心始慊然也洪惟我

皇上德符天地

孝法帝王　睿智夙成　神謀獨斷觀會通以
行禮度因心以盡制誠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
而俟百世者矣茲當　大工告成之始臣仰見
肅清廟貌煥然一新森嚴氣象照耀宇宙
祖宗列聖血食億萬年悠久無疆之休端在今日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萃其神自數年來每祭皆于
景神殿　聖心常有所不安今　廟成而
祖宗列聖得復其定位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妥
其靈　睿宗獻皇帝以精爽之在天與

祖宗列聖同入　新廟合享一堂歡欣交孚不言
而喻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通其志於斯時也霜
露既降仁人孝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展其思文武百官皆得躬逢其盛
思欲一覩　聖天子穆穆之容至止　廟庭以行
大禮以交　神明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慰其
心葢　陛下之心卽　上天之心卽
祖考之心惟　陛下之誠敬斯足以致
祖考之來格臣恐命攝者之心豈能如

陛下之心而其誠敬豈得如　陛下之誠敬耶矧
國家重典所係匪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比于常祭
萬有不同伏望　聖明俯從所　請或于奉安之日
或于秋祭之時齋祓一心親致孝享　祖考精靈昭
然在上　皇上誠敬對越在下文武百執事奔走
左右詩之所謂肅雝顯相不顯丕承無射于人斯其
在周廟者不有在於今日乎自此奏假之誠下觀而
化丕顯之德百辟其刑天地神人共相慶悅諸福之
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矣　臣　愚無任惓惓懇祈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十八

舉劾類

叅貪劣勳臣妄差武職疏

楊際熙 萬曆九年一月上

臣奉 命巡視上江於萬曆八年九月內巡歷至安慶地方聞有一委官沿江點閘閧然爲之一擾 臣不勝駭異訣 臣牌行徽寧兵備副使程拱辰體查去後續據該道回稱蒙 臣牌行前事轉行池太安三府并安慶荻港二營把總官查據安慶府江防同知夏子訊回稱遵依查得本年九月內南京金吾衛指揮王三錫遣牌奉提督操江掌南京右府事泰寧侯陳

良弼差委點閘上江一帶索取多端照得指揮王三
錫始掌衛印既管黃船並以剋剝軍卒凌虐甲夫該
南京兵部查革罷閑矣不改前非夤緣差用將銀三
十憑舍人徐廷過送與泰寧侯陳良弼及其家人葉
四渠任少泉得銀十兩遂差往上江點閘特此遣牌
而挾騙不忌有由也切惟驛遞之禁　明旨森嚴
凡爲人臣者雖在所轄之地尤宜敬慎以遵之可也
今良弼以賄差三錫乃縱其乘勢擾攘而不爲省顧
是豈　臣之義哉且沿江設有府州同知守備把總

等官分布要害督查巡守於每月終季終類賚巡哨會哨等簿赴操巡衙門稽驗按其功過而勸戒之此法行之已久江洋亦賴平靜原無操江武臣差官遣出點閘之例良弼胡爲而開此釁端將來濫觴其可極乎使良弼心抱隱憂身不可以自往則行一文移申飭守備等官無不可者臣自入南臺及承乏江差以來未見良弼展一籌施一令日惟偷安怠弛放情酒色之林此豈江防爲念奉職爲恭而冐爲點閘之舉不過濟貪饕之私耳不然三錫殘戾非良往迹具

見弼豈不知徒以旣啗其賄則不得不償所求旣償所求罔恤其行之僨事是彼此交征利而地方不蒙禍者未之有也當臣巡行江上目覩江兵棲止萑葦出入風濤臣切憫之每諭江防等官時加體恤如工食月糧之類支放及時毋容尅減庶可堅其心志以備不虞之用如妄差煩擾人心解體尚望其併力巡守而無疎失之患哉良弼視江防爲貨賄之場官兵乃漁獵之具不惟無益於地方而反釀之以憂有臣若此將安用之臣奉南京都察院劄付該南京刑部

題爲冒勢害民事該刑部覆奉　聖旨是近來南京法度廢弛奸棍縱橫着南京都察院并巡視科道巡城御史不時訪察有指稱誆騙及侵攬錢糧等弊拿送法司究問除眞正死罪外其餘俱照近例枷號發遣發落欽此備劄到　臣　若王三錫非所謂指稱誆騙之計則誰欺歟夫刃人以兵而操兵者不免於獄殃物以蟲而畜蠱之家當先任咎三錫罪固莫逭艮弼責豈可辭況艮弼貪鄙之性又不止此一端此一官者簪紱徒膺韜鈐不諳但肆盈囊之計全無恪職

之思違例賣差貽江防之擾害黷財失衆致物議之
沸騰家人聽其挨唆班舍倚爲過付行能有忝於
朝列威令罔孚於人心雖機變善爲彌縫而鄙穢已
至彰敗以司掌府操江之巨任將必負乘覆餗之可
虞臣職司糾察義不敢嘿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
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陳良弼亟行罷斥別選廉能
勳臣以當厥任仍轉行南京法司將王三錫提問重
究庶法紀彰明而江洋清肅矣

參貪臣受賄黷法疏　李士達　萬曆十五年正月上

臣惟我　皇上所齊一海內者在三尺之法非臣子所可得而枉也又非法臣所可得而枉也臣於本年九月內奉南京都察院劄付巡視南城臣於監簿中查有魏國公徐邦瑞發禁犯人劉奎問之乃邦瑞受富家孫桐之囑欲致死劉奎以快其心臣甚駭焉又問之則南京刑部去任郎中邵城曾受孫桐厚賄脫其黨金河於重辟而照磨黃宗恩與夫兵馬司諸臣各有所受臣時猶恐浪聞未敢遽然瀆奏於

是拘審一干人証送之刑部近該刑部詳審明白除
應問人犯及例當參提官員該部自行外　臣謹以請
臣受賄實跡爲我　皇上陳之蓋舊年閏四月内
金河爲孫桐之故毆死朱鸞堂弟朱鶴其情節真實
無復可疑者彼時西城兵馬房選承委檢驗接受孫
桐銀四百兩朦朧申詳欲免參送該南京戶科給事
中王蔚署管刑科批稱此必受賄爲展脫之地駁問
三次參送法司爲法司者固宜守　朝廷之法可也
乃卻城始擬金河以抵償亦知法之當坐矣既而孫

桐託黃崇恩送銀三百兩黃崇恩亦受孫桐銀一百五十兩俱醫官湯耀過付自是覆審金河遂改爲過失殺人夫邵城者身爲法臣而敢於枉法若此何其無忌憚之甚也臣嘗弔取該部文卷見邵城於初審招案則曰此原問招也於覆審招案則曰此奉堂上駁問招也蓋其所指者尚書何寬也即此觀之則其受賄鬻法之情可謂彰明較著者矣夫刑部者法紀之所由正顧乃納賄賂若此則下焉者又何所憚而不爲是故中城兵馬婁煦爲孫桐而枉斷朱欒者則

以三十金之故也東城兵馬崔繩履爲孫桐而酷打
劉奎者則以八十金之故也夫孫桐一銅臭之子耳
所欲活則脫金河於法網所欲死則陷劉奎於囹圄
彼其錢神誠爲有力然臣之所惜者諸臣知有錢神
而不知有　皇上之法也盖留都根本重地去輦
轂三千里我　皇上見徹萬里之外南顧軫念曾
慮其法度廢弛若此者可得謂有法度耶臣竊謂邵
城房選婁煦此三臣者雖去任猶未明正其罪乃黃
崇恩崔繩履偃然就列豈可容於　堯舜之世雖

然何寛亦不能無罪盖湯耀指與何寛過付收孫桐銀二次共五百兩此孫桐之所親吐者謂其託湯耀以轉送也夫何寛素稱自好者而亦有此則誠臣之所未解也將謂其出於湯耀之指稱乎然耀今逃走是未可知但何寛當時位列大司寇而使奸人藉以誆騙屬官敢於行私若曰昧於防範則謂之不謹若曰暗於燭奸則謂之不明總之無一可者也臣故曰何寛不能無罪再照魏國公徐邦瑞世爲元勳受國厚恩謂當率先百僚爲 朝廷守法紀爲 國家

恤民命奈何憑信左右之言爲孫桐報怨箠楚劉奎
莆極慘苦幾爲圜扉之鬼其孫負　皇恩莫此爲
甚臣恐　太祖在天之靈與中山王有知亦必赫
然震怒是當重加罰治者也臣待罪言官知之旣眞
不敢隱默伏望我　皇上勑下吏部查果臣言不
謬將何寬徐邦瑞分別議處邵城等提問究治則法
紀振肅而世道爲益淸臣工儆惕而吏治爲益飭矣

留耆德斥姦邪疏　　李一陽萬曆十二年二月上

臣惟朝廷用人關世道升降之機國家斥陟適人心激勸之典故耆德不可不用也不用則無以收人望而開衆正之路姦邪不可不斥也不斥則無以清仕路而塞羣枉之門是二者其有係於國是人心非渺小也恭惟皇上英明天縱聖政日新往者除惡祛姦疾如脫距錄遺起廢彙若拔茅一時海內熙熙共覩清平之盛矣臣復何言顧近接邸報先該御史張文耀王九儀各追論陳三謨曾士楚

及朱璉俱奉旨爲民臣竊謂聖明之世果
無遺姦足爲人心一大快繼而思三臣雖蒙顯斥而
猶有如三臣未盡斥者則臣實有餘憤焉及見南京
工部尚書劉一儒陳疾乞休又不覺擊節嘆服謂賢
如一儒者而可使之去哉臣按一儒楚人也自通仕
藉敭歷中外二十餘年諸潔行峻履膾炙士夫之口
未暇縷舉第其處故相一事最爲人情所甚難夫一
儒故相盖兒女戚非疎遠者彼常不欲一壆其黨故
高蹈遠引之風歷歷可據如刀入銓部則退要津而

翰文選繼轉京堂則年投閑而告改南及見張氏之
盛已萌專權怙寵之漸則抗疏引疾退然家居無復
仕進志矣　臣切比原任吏部左侍郎今爲民王篆與
二儒同楚亦同故相親篆黨于相趨炎附勢納賄行
私卒乃播弄威權盜竊名器擬諸不法狀蓋更僕未
易數以一儒較彼其賢不肖奚啻天淵隔哉夫一儒
家居十餘年伏蒙　　皇上恩賜起用未幾轉今官
又未幾遽有此請是其權門氣燄殆浼焉若恐及已
官路榮名瞬然不縈于心有臣若此蓋　清朝之耆

彥也藉家居未起猶當不次擢用矧已叙六卿之列又安可聽其求退爲也臣願　皇上特旨勉留以崇耆德以獎恬退之風庶乎輿情允愜矣臣與人心共憤猶有二人焉查得原任南京光祿寺少卿今聽降調丁憂王尉原任南京光祿寺少卿今聽降調丁憂傅作舟之二臣皆故相之腹心黨惡也尉與作舟俱先任南京戶科給事中二人陰賊險惡狠狡貪殘自謂爲故相東南之半臂以故鼓燄張威此倡彼和有附故相者則引之有異故相者則擠之如鵰陷

貲金色則傳作舟論劾而王蔚徃勘如保留張居正則王蔚首䟦而傳作舟陰謀如考斥趙世卿則傳作舟王蔚交搆而把持他如勢脅各曹招權鬻獄威傾百職囑托自恣貪贓狠籍各以數萬計此其罪誠不減于陳三謨曾士楚朱璉等輩已也先該御史方萬山具以貪邪事劾奏　旨僅以原官降一級調用

臣固知　皇上宥過之　洪恩而實未盡二臣之罪今陳三謨等業已追論爲民而王蔚傳作舟迺罪浮于諸人者猶得以枉降調之列不惟巨奸漏綱無

以服陳三謨等之心切恐乳虎養翼死火復燃其爲縉紳之毒不可勝言臣謂二人者當與陳三謨等一體爲民者也夫大臣去留取自上裁臣何容喙但劉一儒宿負時望匇南京六卿員缺科臣方在請補而一儒適有陳乞之疏傳作冊王蔚雖經降調處之未盡其辜且臣在南都日聞士人切齒唾罵此二臣者𨑳明時所謂奸邪亂政歟君罔上者也此臣所以不能已于言也伏乞勑下吏部查果臣言不謬將劉一儒特爲免留仍行彼省巡按催

促赴任將王蔚傳作冊再加重究一體爲民庶公道
昭而勸懲備其於　聖政大有光矣

狂臣倡爲異議乞賜罷斥疏

潘維岳 萬曆十三年九月上

本月二十日臣等接得邸報有太僕少卿李植江東之羊可立一本爲壽宫關係重大人心未協懇乞聖明再賜詳審等事奉聖旨壽宫吉典朕徧覽親定又奉兩宫聖母審閱已再逾年李植等既欲獻忠胡只懷奸不言却見大工方興故來干撓成命阻壞吉典本當重究姑且各罰俸半年欽此臣等聞之不勝驚駭三臣而以蹇諤言事荷蒙拔擢臣等

執不慶其遭逢嗣而屢被指摘節蒙 皇上優容
臣等謂三臣雖不善居功或出言者責備之過及御
史龔仲慶將李植極力論詆復蒙 皇上降調外
任臣等竊謂 皇上欲安三臣之心故姑處言官
以息紛議是以未敢陳瀆為三臣者正宜奉公圖報
以塞知遇乃不意朋與異議大肆傾危有如今日之
所為乎夫相擇 壽宮億萬年鍾祥毓秀之所臣
等未習堪輿難以遙度但以為 聖意所鍾即為
吉兆茲既已定大工肇興此正中外臣子所當

仰承欽順之不違者爲三臣者果何所見乃倡異議以搖惑聖心耶臣等以爲進言之道必自信于心而後可言必事當其時而後可言必無朋比無忮害之心而後可言今三臣者果能於堪輿之說通曉而無疑乎臣等竊謂章句書生非標竊其糟粕則得之於道聽耳不知不信而欲影響粗淺之見輕瀆於皇上之前此臣等所未解者一也且壽宮之擇也始於萬曆十一年選委多官偏行相度載覽聖駕親閱裁定其謀之非不廣而擇之非不詳矣植

等於時亦在扈從之列果有未協于心乎即當具
奏何隱忍於二年之前而倡議於興工之日此臣等
所未解者二也夫三臣非同有選擇之責也官非連
班亦無連名共疏之例也攘臂呼朋乘間抵隙借口
朱熹陽行排擠挾其所疑以售其計之必行乘其至
危以倖其機之莫測幸而
聖心洞鑒其計不行
萬一忿爭之不已而相嗾之勢成將使親信重臣冒
大嫌而不自安羣小朋比肆嗜弄而無所忌
國是
不定政體以搖其所繫於
宗社非渺小也可不

爲之寒心哉此臣等之所未解者三也夫未信而言謂之欺後時而言謂之隱有所朋比有所忮害而言謂之不忠臣等謂三臣者亦無以自解矣再照言官爲耳目之司是非無兩立之理頃者御史龔仲慶論劾李植據其言雖自涉於過激原其意實欲折其驕心

皇上其始謫也不惜謫一仲慶以安三臣之心今三臣既不仰體

皇上之心臣等以爲似當復仲慶以作言官之氣此又臣等之所惓惓以望於

皇上也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將李植等各行罷

斥以警其傾陷之罪君姑念而薄懲之亦宜論之外任以抑其狂躁之氣以消其忿恨之懷待其閱歷既深創乂稍久然後叙用亦所以曲全而生成之也併乞將仲慶俯賜優容召復原職則　朝綱以清言路益廣而天下咸歸于蕩平之治矣

乞罷邪鄙大臣疏　　郭惟賢萬曆

臣惟人臣之事　君也始未嘗不懷忠挾信卒罔上而負　國者其患有三曰貪祿位曰植私黨曰戕忠良此戕忠良之心生於植私黨之心植私黨之心生於貪祿位之心三者相因而萌於是乎有如王宗載之文致劉臺以獻媚者有如胡檟之戕殺吳仕期以獻媚者又有如今都御史陳炌參罷御史趙應元以媚權臣張居正其事比於宗載等之所爲雖異而其心之媚人行私則一今如宗載如檟　皇上舉

已灼其姦斥之且將重罪之矣天下仰頌
皇上如日月之明如雷霆之斷矣獨妢尚安於其位
而不去臣安能以無言乎妢之欺罔先訐戸部員外
郎王用汲發之巳恐近訐御史于有年叅論伏蒙
皇上優容而溫旨之臣何敢贅但臣近閱邸報御史
趙應元入京復任南中諸臣咸曰妢何顏以見應元
妢可去也即爲妢同鄉者亦曰妢何顏以見應元妢
可去也數月以來並不聞有乞身之疏不知妢將何
所冀而戀戀若此乎然據妢任都察院軟媚不職之

狀則炌之壞風紀已久而炌之去亦已晩矣何者都御史有風百僚之責與諸司不同居是任者當有執正不阿之行而不可爲軟熟側媚之私一有軟熟側媚之私卽爲官邪而風紀壞矣非必貪墨黷貨然後爲不職也炌之忝罷應元傷善樹黨邪媚孰甚焉不職孰甚焉大節一隳萬事瓦解他尚安足瀆乎故奸莫大於附權惡莫熾於害正大學傳論平天下歸重用人而深嫉妨賢之臣一則曰放流之二則曰不與同中國夫一妨賢耳而深惡痛絶君與之爲仇者此

何以故良以妨賢之臣其究必至於流毒縉紳而遺天下之禍此傳之所為諄諄以垂鏡也彼姈者正所謂妨賢病國者也律以春秋誅心之法猶當與殺人媢人者同論而可久忝此總憲重任乎我 國家養士二百餘年來保全愛惜靡所不厚士亦每每摩厲以須即如趙應元當地方諸臣爭奉居正之時而獨不預會壟毅然有中流砥柱之風者此豈非 國家養士之驗哉姈身總憲臺揚清彰善以培正氣乃其專撤顛不能揚之彰之反逢迎人意而參罷之彼以

爲不叅應元則無以結居正之歡而爲自固之計也詎知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此而敢爲則亦何所不爲哉嗣而御史趙燿亦以養病被叅盖倣叅應元之例行之使議者謂被叅之非獨一應元而可以飾巳短也然而趙燿者亦不得張居正之心者也總之皆爲阿媚居正計也嗟乎風紀大臣其倚法爲姦比周爲黨一至於此是將視風紀爲何物乎迺前者之自陳顧云薦舉應元等出 臣 臺中略無猜疑斯言傳聞人人竊笑非獨謂其貪天工爲巳力且謂人既薦之而

炌何忝之乎既無猜疑於今日又何忝論於前日乎斯則文過飾非之甚宜其隱忍而不能去也臣謂炌之當罷去者有三巳爲下石投阱之人復偃然立應元之上一薰一蕕難以同處靦顏含愧垢彌甚耳此以體面則當去又暮年晚景精巳銷亾既經人言意氣㦧沮益無執持此以年老則當去自涖都察院數年以來一意柔媚取容王篆爲居正心腹專爲奴顏事篆篆所左亦左之篆所右亦右之甚至篆不進銜門炌不敢進其他曲法長奸不可枚舉如以賀一桂

之中傷善類而多方庇護以孫夢麟之貪緣馮保言
得考實授以陝世寶之希權門瞯指而得差往江西
所當意者類憸壬卑污之徒所叅罷者趙應元趙燿
獨復之士是非倒置紀法蕩然此以失職則當去有
此三者當去之狀尚不忍忝自引去以明知止知足
之義而猶貪戀要路加持重寶不肯釋手然是附權
害正亦既壞之於昔患得患失亦又壞之於今凜凜
風紀豈容斯人久濫竽哉伏乞　聖明大奮乾斷
將陳炌亟　賜罷斥別選中正剛方之臣以充厥任

斯邪臣退而公道明吏治肅而風紀重矣

叅大臣辱士疏

陳奇謨 萬曆十五年十二月上

竊惟 國家之待用在人而人才之儲養在學校學校者賢士之關 聖王所重是故有師儒之聯有廩餼之優有賓興之典凡所以作養而不徒以編氓畜者誠重之也我 太祖高皇帝甫定干戈首事學校即臥碑之建所爲範士者未嘗不周而培植士氣之意亦深且至焉故淩辱斯文有禁其國法具在也淩辱且不可況從而殺之乎又況殺之而至於二命乎而究其所以殺之故又非有父兄重大之讎徒

奴僕搆爭之隙則斯人也豈非名教之罪人而章纔之殘賊也哉臣等待罪留臺忽於邇時接得蘇州府及長吳二縣三學生員連名揭帖內開原任兵部尚書淩雲翼惡僕韓文往年章士偉典其房屋以居期限未滿遽逐之出嗔其搬遲率黨才應龍等數十人搬其家私士偉爭之隨被亂打越旬日身死已而生員張元輔等倡義詣淩鳴雪不意雲翼同男淩玄應先入惡僕之言畜伏打手嚴思錢矣等百餘人預設木石糞穢俟諸生至第雲翼少子佯出拱揖暗將重

門閉鎖鬨擊雲板一聲兇蜂蟻擁木石交加被傷下下百餘人窘急之甚至從大竇中出仍被糞穢淋漓頭面搶剝儒巾藍衣皁靴等物不可勝數勢同鬭盜殘虐萬狀張元輔因而忿極縱火惟時諸生奔訴通府俱各驗傷明實雲翼合將各犯送官究治猶爲脫矣而方且敖然抗匿不行到官問理致死者不得明冤生者不得洩憤紛紛洶洶不憚千百里外持揭投遞以鳴不平　臣等見之不勝駭愕以爲畿郡之内何至有此大變異事也夫家僮之於士子公法之與私

情果孰輕孰重凡有人心者類能辨之乃雲翼嘗爲大臣顧智不出此以坑儒致死撓法滅公豈獨無人心者臣等竊以爲羣兇搆禍之時夫豈鄉隣之鬬使雲翼聞之即當爲攺救安可坐視而不理及士偉巳故諸生上門理講正當平心易氣以待之何乃藏家兵於室內置糞穢於庭中衆惡逞兇不冠掃地致令鼠竄而避寧知狗竇可羞此張元輔所以被傷含忍而終諸生所以忍死同聲而泣者也一時道路切齒咸謂湊門不啻秦坑夫士可殺而不可辱雲翼何人

而敢於殺之辱之耶迨至事犯告官之後雲翼始
且當束手待罪而於兇惡羣黨又爲捍而庇之不令
視官府如弁髦藐公文如故紙止以無干搪塞直犯
隱匿差人不敢上門有司不敢正視其於天理
王法將謂之何 臣 等竊謂雲翼之勢能逞於鄉人而
不當行之官府能辱乎士類而不可輕犯乎 王章
令一舉而盡弁髦之此 臣 等之所以未解也將誘於
不知乎則士偉死於韓文爭打之初猶或可諉而諸
生則毆於接見鎖門之後豈可諉也將謂知之而姑

以快忿乎則家僮所爲已有行兇之迹而諸生何[illegible]
未有操戈之形又何忿之有也此其心不過輕[illegible]
士敢於爲暴曰誰奈我何而已矣曾不思自已亦[illegible]
諸生起而何可害及諸生耶又不思　國家所重者
人命而何可疊殺人命耶　臣等竊惟雲翼不足惜而
深爲士林之節氣惜爲　國家之法紀惜矣黍照原
任兵部尚書淩雲翼本以梟獍之性誤玷　淸顯邇
容鷹犬之奸肆行梓里持家無法一任驕兒悍僕之
縱橫殺士甘心何知厲鬼怨魂之慘悽持富而欺廉

官之子弟恬不知羞抗官而叵犯法之滋蔓罔知顧
忌勢與崑崙之火而並烈怨將姑蘇之臺而俱崇皆
謂莫掩其釁人爭欲食其肉三吳大蠹八座遺姦所
當議處不可復以大臣姑息之也乃若淩玄應韓文
等憑藉虎威競非螯毒玩法如同兒戲殺人何異摧
枯雖首從不同均當究問如律以爲諸惡不逞之懲
乞　皇上軫念斯文痛惜人命大奮乾剛
勅下都察院速行巡按衙門逐一嚴加議處究治庶
士寃可雪　國法可彰東南地方亦可杜釁端於萬

一矣

乞罷失職撫臣以重邊陲疏

田一麟 萬曆十五年十二月內上

臣待罪留臺近接邸報見戶科給事中彭國光一本撫臣失職尤甚處分全然未及懇乞　聖明亟賜議處以懲烱爍以協輿論事奉　聖旨該鎮夷情顧養謙既與屬官異議何不先期論劾姑念邊方事重着策勵供職該部知道欽此又見禮科給事中陳璧一本撫臣無端激變損威辱國罰治太輕乞　賜罷斥以伸公論事奉　聖旨李材既難展布着回

籍聽用便推才力相應的去吏部知道欽此　欽遵
綸音反覆恩維切有慨於中焉謹擄悃爲我
皇上言之夫遼東爲　國家肩背重地而開原尤爲
遼東重地若開原一失則遼東之勢益孤關繫非眇
小也視鄖陽設在腹裏者其地方之輕重較然矣屬
夷叛逆邊境騷然兵連禍結將自此始　國勢蓋岌
岌乎殆也視營軍偶激操呼旋即旋定者事情之大
小較然矣遼東之地方既甚重於鄖陽失事之情罪
又大過於鄖陽此人人之所共知天下之公論也即

使二撫臣同一處分且非所以重邊才服人心也今
李材既經論斥而顧養謙猶然秉鉞重鎮略無譴罰
法紀安在公論謂何此臣之所未解也養謙烱爍彌
縫與其憒事推諉之狀諸臣疏中言之已詳臣不容
復贅亦不敢過爲苛求以傷雅道惟據開原失事之
一節而論之養謙之罪誠不容諉巡撫之任殆不可
一朝居矣臣伏讀 明旨訣鎮夷情顧養謙既與屬
官異議何不先期論劾固已洞燭其心術之險側
詞之遮飾矣姑令其策勵供職者得非以邊事方殷

循使過之意而欲責其後效乎 臣 固知其無能為也蓋養謙任兵備副使善於鑽刺營求以博邊才之名遂得超陞計其在遼東也已逾二年不為不久矣凡文武之臧否夷情之向背與夫兵馬錢糧之強弱虛實皆所當熟知而計處者也開原屬夷謀叛情既非一朝一夕之故豈可諉之於不知乎既知之矣寧不思所以處之乎乃因循容隱苟且旦夕之安而不為長久之計及變起倉卒不可收拾方嘵嘵然歸咎於王紘之據處失宜制禦無策 亦晚矣其設心以為

罪歸於王絾則已可以幸免也獨不念撫臣坐領一
方所治者何事所撫者何人若繫訣道之責又焉用
撫臣爲哉臣顧不能爲養謙解即養謙亦無自解矣
矧今歲夷情旣貳邊事日危撫勦善後之計所當亟
圖而不可緩也養謙旣經論劾志氣噤阻雖靦顏謀
列日惴惴自救之不暇尚安望其彈壓百僚撫馭三
軍運籌決勝也哉臣愚以爲李材旣難展布而養謙
亦不能有爲也王絾固當重治而養謙亦不可無處
也原情論罪是在皇上之獨斷焉耳臣猶有說

焉　國家之事惟邊方為重邇來邊患雖稍稱寧息然互市撫賞工用所費不貲　中國之財貨已匱竭而難支日甚一日歲復一歲將莫知所終識者切[illegible]隱憂焉為邊臣者曾不思盡忠體　國專專責緣彌縫幸而無事略効微勞即揚然誇張其功以希陞賞及至地方失事則又曲為隱匿互相推諉以冀免罰積弊既久牢不可破在各鎮皆然而遼東為甚數年以來該鎮邊警時聞捷音屢至論功行賞殆無虛日其中真實者固有而虛揑冒濫者未必盡無也雖奉

有　明旨嚴行查勘不過轉相朦蔽虛文掩飾而已
譬如癰疽結於肘腋之間逡巡而不防一旦潰裂而
不可救藥矣其流之弊可勝言哉今屬夷一叛重鎮
孤危所損非小所繫匪輕養謙受事已久平日既不
能早見而預圖臨事又不能決策以制勝尚爾强言
飾詞歸罪於下此輿情之所甚不平也若不一重懲
之其何以儆將來而服天下之心乎　臣　揆之情法參
之衆論養謙誠不可無處而不容終默者也伏乞
皇上軫念邊事之重順人情之公大奮乾剛特加威

斷將顧養謙亟行罷斥別選忠純才望者以代其任庶法紀畫一邊臣知儆安攘之績可望於將來矣

乞賜睿斷以清世道疏

王麟趾 萬曆十八年正月上

竊惟士習之邪正關治化之隆替士習要矣顧其鼓舞倡導之方又自親賢遠佞始如或博大以容奸而忌刻以妬正是源之不清而欲流之潔乎必不然矣我

皇上銳精化理數年以來斥朋比奬忠直

德音蒸蒸甚厚治隆俗美可追三五之盛及觀今時乃有不盡然者向固操切難堪而今亦模稜成風矣向固邪人充殖而今亦賢愚共貫矣 詔令格而

不行人心玩而莫振使賈誼生于斯時又不知其當
何如試舉一二言之蹻蹠不可以語善猶之夷惠不
可以語惡若黑白蒼素一恒人能辨之迺頑鈍無耻
之士勢利迷心是非不顧塗頭垢面頌德鳴冤期收
桃李之功願備爪牙之用且飾辭求勝嘵嘵不休頓
令言責之司爲媚人之具　朝廷之上爲聚訟之所
此等氣象是豈　聖世所宜有乎夫紀綱法度
國之大柄而羣小放縱漫不禁飾竊恐中外臣民嘆
朝堂之無人而疑　明主之無法也又往時年例

恒於八月最後則十月極矣今于歲窮忽有此舉一
無鈌抑無人也如謂年例終不可少科中亦有參䟦
一推而令歲獨遺何也例固可行之遠而不可行之
近耶况耿定向方去而杜華先即隨其後王世貞無
恙而黃仁榮先中其毒公然報復略無顧忌雖則彈
劾權貴者不以性命償之即以去就决之事有固然
無足爲異但科道之設原欲建言迺言出而輙罷是
明箝天下之口也又何用此官爲哉夫人之憚爲忠
者以有懲在今若此其競爲善以有勸在今又若此

尚安望其士風之正而理道之昌乎日者激于人言雖亦斥夫徐顯卿黃洪憲等而趙志皐李禎亦得洊擢此不過粉飾一時欲塗天下之耳目然衆之所共舉而未用者尚多衆之所共棄而未退者亦有也又如羅萬化之淸介豈下沈一貫而推用不及王學曾之直諒豈下周弘綸而淹滯已甚秦燿與朱璉俱幸而兩地建牙戴天啟與陸機同功而晉居方岳諸如此類未易枚數又將何以爲解也大都邪佞易售孤直難合故衺猶存勢極難反則夫極力而救正之寧

無望于今日哉臣不識忌諱冒昧瑣瀆伏乞
皇上垂察銳然行之無使　聖聰爲下壅蔽社[illegible]
幸甚

參貪肆科臣疏　章守誠 萬曆十八年八月上

竊照萬曆十七年浙直諸郡縣旱魃為殃民不堪命

特蒙我　皇上允部議發帑金　勅遣科臣楊

文舉着理荒政賑救災民　德意甚殷殷厚也乃文

舉放肆不檢罔上行私不能奉宣　德意以負

皇上任使近該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湯顯祖南京

湖廣道御史李用中相繼疏劾一則雖蒙

皇上遠竄而未嘗不察其言一則雖蒙

皇上留中而未嘗不是其說臣似不容贅矣但文舉

事情業奉　聖旨付之公論而文舉强辭肆辯
二臣所論不實然且得從容　請告以去其
朝廷罪人然是公論猶未明也臣不及今列其罪
使昭昭耳目一二年後又將以都給事中病痊起用
方是時能保公論之必明耶臣惜顯祖等之疏尚未
盡文舉之罪除淫穢瑣屑不敢溷瀆　聖聽外謹
據公論不容之大者爲　皇上陳之夫文舉卿
命挾荒僻能仰體　德意一出　國門便當減省騶
從以示儉約先聲臣自十七年九月行取進京路過

文舉見其旗幟蔽空鼓動天地前後擁導數十騎
傍奔走百餘人無論其違犯驛遞　明禁人已謂
傾侈招賂之張本矣公論不容者一及至徐州條陳
驛夫之苦該兵部議覆奉　明旨申飭加嚴矣乃
自丹陽見金壇戲子一班聲色快意凡歷浙直諸郡
縣必携以行所至需求夫馬口糧不勝其擾夫自言
而自犯之何視　明旨若弁髦也公論不容者二
禁止迎送載在　令甲猶未聞有宴也文舉郊迎
有宴郊送有宴率自二三十里用大紅綵紬四五十

疋搭蓋棚廠設樂治具窮極靡麗文舉以郭門外徜徉宴樂曾問一溝中之瘠乎一聽愁嘆之聲乎公論不容者三駐扎處所司道府縣又皆有宴每宴折席銀壹百兩金花彩帛銀盞其數稱是未經行之處則差人送廠彼此會式有隆無殺計浙直幾司道幾郡縣則知文舉所得幾萬金司道有自省中者嘆爲臺省同事地方今省中廉隅掃地大爲臺中所笑公論不容者四蘇州各縣官相約二百金爲贐內一縣貧約而倍之崇明知縣沈一德以鄉科不得與約任未

半年遂被論劾夫一德信無吏才也贓禮各縣皆有崇明獨無文舉能自欺乎即此而他府可知巳公論不容者五淩玄應以人命遣戍奉 聖旨處分豈容擅贖倘文舉果無關節宜直駁其不當議贖之故而乃區區較量於五百石之多寡豈玄應所少者榖也非千金之受不宜至是也多多益善文舉自為地耳公論不容者六事完造冊駐扎所得贓私數萬金悉以寄之該縣乃云自金壇起馬進京止八九扛此文舉招贓公案也將誰欺耶公論不容者七其最可

恨者每過元輔申時行門必下轎急趨而過夫過門
則下此何禮也惟　皇上大明門則然東西華門
則然元輔翼翼小心豈敢以事　皇上之禮望承
奉之人而文舉乃敢爲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且
青天白日之下通衢廣衆之中不顧廉耻至此則昏
夜乞哀又不知其無耻當何如矣公論不容者八　臣
請以文舉救荒之事譬之市肆　皇上勑書若爲
文舉立招牌　皇上帑金若爲文舉發資本浙直
災民皆爲文舉魚肉而金壇則外府也文舉罪狀彰

彰如是而猶得偃然稱病優游林泉既飽其貎與之
欲又遂其壟斷之心於文舉身謀則得矣如　國法
何如公論何大臣以言官攻言官豈不知傷同類而
犯衆怒然言之則惡同類其罪小不言則欺
君父其罪大所以反覆再思輟而復起愛憎榮辱皆
非所計也倘蒙　皇上勑下吏部果如臣言不謬
亟將楊文舉從重究處以爲奉使不忠者之戒庶幾
公論昭明而言路亦因以重矣伏乞　聖明裁察
臣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浙兵忿變乞　賜議處以飭法紀疏

郭惟賢萬曆

臣
備員南臺聞浙省東西營兵因歸怨巡撫吳善言
議覆裁減月糧衆遂飲血約誓議稟加增至三月初
一日不稟巡撫止稟巡按巡鹽御史及按察司衙門
乞議加增該兵備僉事王許之嚴諭以毋得嚷亂衆
兵喊出次日吳善言發牌嚴禁各兵閧然鼓噪擁入
軍門脅執吳善言下營逼其增糧幸得御史張文熈
孫旬副使楊標及各司道官馳營慰諭衆方送回令

已安戢等情事俟南都　臣　聞之不勝驚愕當此紀綱
振肅之世而兵士以減餉之故敢於直入轅門犯撫
臣而辱之首足背指之義蕩然無存此其蔑法犯分
之罪固不待言矣然而究其事之所由則善言有不
得辭其責者方言官之條陳裁減兵餉也兵部曾奉
旨咨行吳善言覆議矣所以必行再議者謂兵餉裁
減事當詳慎抑以撫臣熟知士情必能處置得宜以
服其心也爲吳善言者誠能體羣情酌衆議而調停
之要於其當焉彼士心未有不帖然者顧不以此時

酌乎事體之所宜而苟焉裁抑之適當此兵士所以憤惋而不平也又使其平日威信素孚風稜素振則三軍可使爲一心增之惟命減之亦惟命也即欲議其後且不敢安敢叫號紛呶于高牙大纛之下而干犯不義之名耶 臣聞善言自撫浙以來意氣消沮養安處優莫克自振不聞其發一奇飭一令以奮克壯之猷而使武夫悍卒鬨其口而奪之氣者則其嗷嗷然擁脇以求遂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彼固有所恃而動也迫事之將發迺始出牌嚴禁譬之以湯止沸

以薪救火祇速其變而自取辱耳易曰負且乘致寇
至今且見之矣有臣若此豈惟後效難期即其僨首
喪氣傷體損威尚何顏立於軍吏士民之上乎此一
臣者所當亟議罷斥者也管西營兵僉事王許之帶
管東營兵副使楊標管轄之寄均有攸司倉卒之變
各難辭責在王許之則馭兵已久當局而迷機偶發
於斯須謀實疎於彌變此一臣者所當降調者也在
楊標則暫時帶管雖未能寢遏於事先而臨變解紛
猶能收戢於事後此一臣者所當量行罰治者也坐

營遊擊呂應陽帶管西營都司僉書咎邦統馭無制紀律不嚴麾卒橫行何有乎將兵之術肘腋生變曷稱乎分閫之權此二臣者所當議處者也　臣謹據所聞查叅　上請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覆議如果所言不謬將吳善言罷斥[illegible]亟念其撫臣體統隆重不欲以快諸營兵之心姑令致仕見今浙中正值汛期乞速選才望重臣兼程赴任以便撫綏地方仍將王許之降調楊標量罰呂應陽咎邦議處拜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查將首事應處者請自　上裁

則法紀丕振而地方底寧矣

叅薦舉違例疏　　　柳　佐　萬曆二十一年十月上

竊惟　國家置吏以安民也而置撫按以察吏也故既以舉刺之權畀之復以畫一之法限之蓋舉行而人知勸矣刺行而人知懲矣法行而舉不市恩刺不避怨考不過情而人知舉刺之為重矣我　國家鼓舞吏治奠安元元恃有此也彼四川巡撫艾穆者病㾓人也而敢踰軼於法之外哉臣　查得萬曆十九年正月內都察院一本為重法令以永治安事內稱萬曆五年以前各省薦舉有司就額設數中各不過五

分之一至六七八九年亦止居四分之一如一百員中惟拔其尤者大約二十五人要將屢奉 明旨備行南北各撫按一一着實遵守在方面官不許槩薦無効在有司幷甲科舉貢應薦分數各遵萬曆九年以前舊額其薦語考語必須直書其事模倣其人無容浮語溢美等因奉 聖旨近來薦舉泛濫屢有明旨禁飭通不遵守犯了的都察院及該科亦不糾劾法何由行今後撫按官薦舉務查照萬曆九年以前額數不許聽囑狥私任情濫溢有故違該科指

名查參欽此大哉　王言炳如日星矣今甫踰二年耳　綸綍煥然新也保釐之臣持斧之使罔不斤斤守之者艾穆受　皇上簡拔巡撫三川迺高臥尸素漫無建豎頃經臺臣高舉言之以爲負國恩也當兹解任舉劾之時正宜精藻鑑持手裁大示肅清以贖前愆而何迺違例徇情弁髦　明旨也　臣請誦言而無諱可乎往者薦語不過四句卽藩臬大吏尤卓犖者亦僅六句止耳今穆增而十之矣卽下至邑令動以八句稱焉且屢牘連篇誇張過甚古人然

諾不輕諒不爾也然則艾穆之疏售訣佞也四川有司計三百餘員耳前任按臣若傅霈薦三十四人李化龍薦三十一人避奉　明例所謂四分之一無敢過也今穆增而四十二矣若知府吳應選同知王有容推官昝雲鶴又以任不及期而巧爲提學薦矣豈前之才而後多賢耶抑穆也臥閣之後吏治頓蒸蒸歟薦賢卽美事何至兼容若是然則穆之疏廣桃李也薦舉爲見任者設也若陞任及履任未及一年者不與焉今叅政應存卓副使鄭人逵以陞薦矣解

之曰聞報未久也布政王來賢副使章潤僉事向𠎝以任淺薦矣解之日屢著賢能也此固近時通弊臣不敢苟求顧自覩記以來曾有薦及去任之久者乎若參政周光鎬副使汪應蛟僉事張世則以陞任去副使高則益以丁憂去奈何盡在網羅也即移之疏亦自謂以上諸臣巳經離任例不得薦夫旣曰例不得薦何詎違也移之藉口固曰親見其賢有難遽棄信斯言也則曩以離任不與薦者豈為其不賢耶抑賢而撫按不能親見之耶况諸臣巳經陞任其見任

之地有職業可以自見有撫按可以受知奚必薦賢之名出於己而後快也若謂張世則陸沉閒局高川益以不阿權貴鬱鬱不調當爲之申白不妨特疏言之何混於衆劾疏中又何必取汪應蛟周光鎬兼錄並收而使舊例一朝壞也意者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乎然則穆之疏助巧官而市特恩也夫艾穆曾疏論故相張居正節甚壯 臣 素有所欣慕焉似不當言且穆以子寧歸田里身已隱矣又不必言然而 臣 頗喋喋不已者爲天下吏治計耳夫蒼生之命懸於有司

而有司之賢不肖係之乎撫按之薦舉薦舉精則人心勸而羣吏胥化而修潔薦舉濫則人心玩而羣吏胥化而貪鄙其機括然也今穆之疏出見其浮詞如此濫舉如此市恩于去任之官如此徼倖之徒將歸德焉以後撫按有徑省其詞者必拙而少之矣有守明例而卻妄請者必外懈而內啣之矣夫獨權植交撫按之厚利也況人情之所便在彼所憎在此焉則爲撫按又何樂乎拂所便而來所憎也

皇上所託以馭羣有司者撫按耳俱浮詞俱濫舉俱

市恩于去任之官則吏治何賴焉阿縱之風成則綜
核之政息矣循良之績寡則閭閻之怨滋矣規制定
而旋廢　明旨懸而不遵吏治漸偷民生坐困皆
穆之疏啟之也本年正月内鄖陽巡撫姜壁違例薦
舉科臣李汝華叅論疏中請自今爲始除薦舉違例
如姜壁所爲者亟行議處外其舉薦濫額者即嚴爲
叅究巳覆奉　聖旨責令部科不時糾劾奏處此
近日事也穆聞之真矣部科之叅題　聖旨之戒
諭不可謂不嚴矣　御璽未乾而違者踵至尚謂

國有法乎 臣竊謂不亟挽之則吏治之敝也如江河之就下莫之底止已 臣偶激于外扼腕于衷輒效其款款如此倘 臣言不謬伏乞 勅下查 臣議嚴定違例之罰仍請 天語叮嚀犯者無貸俾 朝廷有必行之法以風庶位以幸羣生久安長治之休意在斯乎 臣愚不勝齋慄瞻切之至

儆官邪以安邊海疏 李雲鵠 萬曆三十三年十月上

據蘇松兵備道右參政楊洵呈稱案奉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周孔教憲牌據江南副總兵官侯國弼稟據川沙守堡領兵官姜宗尚楊廷儷稟稱九月初十日霜降官兵俱於操場祭旗畢各官盡赴戴把總處稱言防守役繁不願充兵不聽號令徑自入城宗尚等追問據各回言因差役繁苦自願歸農尚等安慰歸營各守信地等情到鎮先於初十日有本鎮原差

塘報稟稱該營各兵於教場中喧嘩盡詈該總差縶令苛咸願退役本鎮恐生他變差官前去撫慰一面密訪蓋因是日祭旗畢戴天錫查有浙兵哨長徐龍青衣騣帽不入隊伍詢之對云稟假該總從而笞之於是遷怒隊兵小有不肅者輒加懲責各兵遂憤然羣起若有傲之之狀時姜宗尚楊廷儷訶止之而散等因到院據此爲照將領士卒上下有體如戴天錫苛尅激變罪誠難辭若各兵借此鼓噪漸不可長相應查究仰道即查川沙營兵放縱喧嘩是否戴天錫

差繁令苛所致中間有無別故若果罪由該總亦[illegible]
出示曉諭甚明爲何不行赴告輙敢鼓噪逐一查[illegible]
併查眞正倡首起於何人設法窩拏一二人到道研
究的確解報以憑施行等因奉經備行松江府海防
官查提究解間本道廉其起釁根因訪得各兵原有
積憤偶於本月初十日在於演武場祭祀旗神本官
以哨長徐龍請假上海聽審本官怪其不行預期請
假乃稟於祭旗之日責十五板次因門下人役到遲
各行重責次復傳令點兵以致不聽號令不遵約束

一齊打號當出退呈百紙揮戈而走入城閉門拒本官於關外橫行街衢肆言無忌姜宗尚直前身護救本官於河旁船內各兵一路呼噪欲往本官宅前宗尚追至詢問但云苦出無奈只得告退歸農隨諭之以利害一一申明安慰各兵涕泣哀號方赴營房信地及查地方居民均有牴牾之語遍投宽帖內稱一九月放糧尅減每兵銀一錢共銀六十餘兩一傾銷低銀倒換每包五分共銀三十三兩一春汛霜降二次祭旗科銀三十六兩零一每月需索常例每兵一

錢長差一錢共銀一百三十兩一募浙兵四十六名索銀九十二兩一指送各上司節儀科派每兵銀六錢一放給正月起至六月止二次口糧尅銀三百餘兩一稱點革老弱得銀三十餘兩一冒名頂兵王子雲王汝亮王清等錢糧入已一尅落捕獲鹽觔九十擔私賣一詐地方倡妓銀三十兩一要土兵有妻者紡綿十觔客兵無妻者派養鵝鴨覓利一索取種田各兵綿花約有八百餘包收積官倉一指稱海防廳并叅將經過每名科銀一錢一指倚修船造船等項

科銀五十餘兩一倚憑哨官朱希仁健役沈成李必勝陳大倫夏惠朱元等詐害守窪哨長傅大靖窪兵胡大亮等及塘報朱澄弁地方百姓不可勝計等情爲照沿海各兵素稱驕悍頃以一二盜警及小陽汛近申飭戒嚴晝夜防守頗爲勞瘁爲將領者正當加意體恤務使營伍相安地方庶可無虞先該本道節行各營及奉本院憲牌屢次戒諭嚴禁科尅不啻三令五申矣詎知仍有貪殘無忌志行卑汙如本官者雖營兵狃肆干犯紀律漸不可長而孽由巳作誰爲

縱端罪自難逃相應參呈參照川沙把總戴天錫勢如翼虎性比貪狼不恤管伍之艱惟務橐橐之計指稱差遣常例扣侵詎止一端假借公用禮儀剝削沿爲故事甚且科派婦女波及百姓虐焰已自異常又且赴落鹽觔詐騙倡妓廉耻可謂掃地怨讟盈而部曲久已離心鞭朴肆而羣下輙爲攘臂至於閫門堅拒列隊橫行非哨官極力救護天錫且將不免非本院法紀素嚴地方幾成禍變矣乞念邊海貧戍朘削不堪本官既蒙詬辱難以靦顏在事參　奏處分以

爲貪墨無恥者之戒仍嚴催海防官查究爲首目兵從重究處以懲其驕縱狂悖之風庶肅升知儆地方獲安矣等因到臣該臣看係營兵鼓噪機不可緩當速諭恩威止其他念除一面行蘇松兵備道將戴天錫革去骨事聽𠫵候旨處分仍嚴緝倡首目兵正罪示懲不許株連無辜以安衆心及或有未盡情形聽其查明另報外爲照南直隸江南江北等處地方皆係防倭防盜要區以故國朝添設將領多官統領軍兵防禦江海一帶營衛星列誠重之也臣於

到任後見地方有天鳴地裂之變今歲又值凶荒多盜之時時切隱憂前具疏請官誠非得已不但常川防不虞卽內亦當防縱弛耳乃今據報川沙把總戴天錫一味貪婪積有歲時卽其穢狀載在寃帖者無事不索騙無軍不尅減雖至倡優下賤地方居民亦皆被其吞噬淸紙贓私見之令人髮上指冠夫兵死士也無事則令其防守有事則驅之戰鬬一歲月糧數金乃其以一死博之者耳將領念此當爲國家撫恤士卒使無離心嚴其紀律使無玩志庶乎

臨事得其死力始克有濟試槪自古名將甚至與士
卒同甘苦見正及此而何物天錫乃敢剝削一至此
極而使營兵懷恨不堪一朝鼓噪不遵約束揎臂揮
戈竟入閉城門而拒本官於城外幸潛藏船中僅以
身免即此景象誠可駭愕使非哨官姜宗尚安慰訶
止不知終作何狀此雖營兵積忿驕悍自干法紀哉
而所以致之者誰也若地方各官人皆如此地方又
何賴焉譚及至此天錫之罪不容誅矣臣　謹會同巡
撫應天等府右僉都御史周孔教巡按直隸監察御

史楊廷筠叅看得川沙把總戴天錫職濫戎行志存
谿壑視軍士爲奇貨而大肆鯨吞藐法紀若弁髦而
甘同狗苟秖緣百計之潤槖遂致三軍之反戈袖中
齊出退呈百餘張棄兵歸農人人解體道上遍投宪
帖十數款攫金索例種種貪謀軍養牲而妻紡綿閨
中同一苦累倡被索而民受詐閫外亦擅誅求狼藉
之贓已盈鼠竄之狀可耻閉城堅拒維城之寄已孤
匿册苟全同册之詛安在官箴大玷衆怨咸歸所當
照例拏問重加懲治以儆官邪者也至營兵狂譟成

風澌何可長而哨官詞慰即止情尚可原緝首事以
正法究脅從以安衆總之皆不可緩若再照將領遮
飾營私上下相蒙此邊疆今日通弊也即如戴天錫
貪殘日久前巡江御史朱吾弼復
命時已廉得其狀即欲叅劾止因報考者類多擬薦
遂以舉刺屬官難以風聞從事部考仍註有近聞訾
議沸騰之語曾向　臣言　臣方欲出巡時物色之而道
詳至矣乃副總兵侯國弼既未能體察於先及亂形
巳著而所報寥寥數語又復代為支吾若非該道密

訪得情則天錫且將從輕漏網矣況事後月餘竟無
一字相聞豈不相關耶抑難於言耶是又當薄罰以
申飭之者伏乞　勅下兵部覆議
上請將戴天錫速行革任行巡按御史提問具
奏候　旨處分庚國弼量爲罰俸示懲其員正但
首目兵併當查緝嚴究以肅法紀方今海上多事其
川沙把總員缺宜速選廉能者推補令其刻期到任
撫安貧軍再乞　天語叮嚀責令大江南北副將
參遊等官務秉正率屬振飭紀律不得故庇奸貪致

生他釁庶將領知警營壘肅清其有禆於江海重地
非淺鮮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丙午軍政拾遺疏　　孫居相

竊惟我　朝令甲五年壹大計軍政以考察屬之樞
臣以拾遺屬之科道期於汰黜貪殘作新將吏以佐
我　皇上安攘之治典至重也況邇來中外多事
擇將宜嚴而諸將貪黷成風人不勝拾　臣等謹以漏
網大姦物議最著者爲我　皇上陳之訪得原任
延綏總兵今陞中府僉書都督同知李如樟鬼蜮行
藏虎狠氣性叄年鎮廣贓私業已盈囊一旦入秦慾
聲轟然載道本鎮開立市口叅將吳世登雖貪也胡

百計搜求送銀伍百兩金鞍貳副夷婦壹口方纔獲免撫道議分墩堡操守鄭暘忠奚罪也乃千方詐索建安堡叁百兩高家堡貳百兩始得放饒孤山達虜猖獗始而託疾不出繼而觀望遷延偵知賊退消息遂恐嚇伍堡官千伍百兩何懦而益肆其貪各管吏番陞轉大而操守中軍小而千總把總委用署事等項因索要各將領數百餘金何官而不受其害建造花園拆毀趙應春等房伍拾餘間杖死陸天祐等貳拾餘命男婦之[illegible]號何忍強占官場則奪孔士和草

灣地百餘處徵馬軍草料銀柒千兩軍民之唾罵何堪憑城社以爲姦營苞苴以自潤一籌莫展三褫名宦尚存貪書鎮遠侯顧大禮剛愎傲物貪饕剝人買房債任娼優致人有顧鎮遠與窩之誅發遣酷拷罪人故人有不願見顧瞎子之誚夜光暗投尚且按劍奚爲局騙侯附馬猫睛胡珠返勒沙回子代賠天理何在一介至微猶雜苟取胡爲指賴商人木價銀百兩仍喝軍牢細打商旅何辜包妓宋大兒寵以爲妾已爲非禮又買妓接客於城外甘自同於玄夫之流

取衛千百戶服役於家已爲非體且縱令出入於臥內奚怪乎致醜聲之播官軍納月錢而免差計壹年何止千金仍指點閘以科歛真是絕流而漁直軍解銷號而勒錢至末時方陞公座又按公文以吹求務期一網打盡封　王國憲也謀鑽東泉美差坐索銀器幣鞍馬等項多方行騙已大辱　使命矣而所過郡縣咸被荼毒不幾以差爲市乎附廓官田也強占南城腴田縱令管莊家人石龍等百般嚇詐已肆害一方矣而放債追償鎖拏刑究又非以酷濟貪乎

骨次眞有錢癖家門大愧簪纓巳戾官常難逃　計
與原提督巡捕見任後府僉書都督同知陳汝忠智
足文姦力能使鬼任中軍趙燁爲心腹凡事聽其撥
置縱豪奴陳樂爲爪牙詐騙遂爾公行無主盜贓不
以賞功而以變價計每年有千金之入額設操賞什
九濶槖什一給軍總捌年扣二千之多受馬軍之賄
賂不行批查於是冒領者有壹軍貳馬剋製造之錢
糧不除戎器於是見在者止悶棍骨朶綁獲毛有爲
唆使咬攀善類幾起大獄豈非殺人以媚人捕獲眞

強盜拷令誣招李二大肆挾騙眞是禦寇而爲寇管轄把總拾捌員每員歲索常例數拾金總之數至盈千則親姪陳廷和其收受之人也占役巡軍伍百名每名月納班銀伍陸錢計之約有叁百則書識龍回子其過付之手也孳孳爲利黔中之故態復萌祿祿當官禁裏之兵防奚賴大犯公論允宜黜幽雲南副總兵陳寅目不識丁心惟懷詐鑽刺眞同登壟貪婪不恥攫金選補營官親索把總朱邦瑞等或貳百兩或叁百兩奪彼與此遂起買官之謠給散軍餉賠論

姦識兵王復等或造輕等或假軍器闕多散少大悶
剜肉之謗防範當嚴也令旗牌官王惟誠選擇官炯
田奇哥等數人每夜進衙輪流姦宿則王可成接送
可據功罪宜核也令哨官王文帶兵徐大等貳拾餘
名暗向中路潛頂陣亾則海防道發覺甚明任薊州
而營兵三千所部署也每壹兵扣安家銀壹兩名曰
見面主帥之體謂何任朝鮮而查核糧草其職事也
每郡縣索茶果銀伍拾兩名曰免馭字小之仁安在
始攻島山私投賛畫之揭以致參論多官而東事幾

壞今總滇戎重索土司之賄以致莆夷多怨而南獄漸開三窩是嘗寸功未竪前察已掛彈章今次難容漏網廣東總兵官孟宗文才本樗櫟景逼桑榆延秕提裴宗翰爲上賓不惜官箴掃地任中軍趙如龍爲謀主遂致物怨衝天半年副戎驟陞五嶺大帥全憑王客募金七十老翁繼娶二八幼女豈眞馬援矍鑠生辰有賀逢節有賀副叅遊三十兩都守把貳拾兩哨衛所拾餘兩歲有三千金之入矣又建坊牌起花園迎公子接家眷冠婚喪祭因時種種生端何貪得

之獄厭乎新官贄見陞任謝別厚者貳百金薄者壹百金最薄者叁伍拾金所進已不貲矣又取潮細索雷葛買珍珠覓沉香燕窩海味隨地般般苛督何算利之無遺乎督撫縱閑人販海通番本非法也本官不以海防爲重阿承意旨反爲給照護送以致海冦充斥是誰之過歟稅監縱衆隨剝商害民理宜禁也本官不以民瘼關心受其賄賂反爲給牌應付以致稅棍橫行已與有罪焉分盈量滿曾無知止之心漏盡鐘鳴甘犯在得之戒欲全晚節當令投閑四川永

寃叅將周敦吉狡同鬼蜮惡若豺狼覇佘氏爲妾而撥兵朱百酬其夫則帥府爲易滌之門買戲女自娛而宅分兩院棄其妻致閨門有賣姦之醜鑽求非官箴也況爲土官隴澄代幹實授詎金銀貳千餘兩非指官詐騙乎貿易非官體也矧分運 皇木貳根解枋貨賣得價銀伍百餘兩非欺公取財乎徐叅議與劉知府有隙解之可也何串同江萬化攢捏訪單甚至撥兵圍衙逼劉知府自經以死至今有逼殺郡守之怨似楊酋既滅其祖先無罪置之可也何縱令標兵

盡掘其塚甚至取其金寶而屍骸悉以暴露夷種有虐及枯骨之恨土婦奢世續與奢世統爭印彼自爭耳乃聽劉國用教唆撥置故挽奢世續反叛重情其造計抑何毒也閻宗傳與閻宗襲赴訴彼自訴耳乃聽舒自清把截要路指稱姦細擒拏打死其操心抑何忍也扣剋新兵柒百名月糧叁年通計壹千叁百伍拾兩羅勝等歛送足證騙受奢氏夷財叁千兩又得歛寶金手鐲壹付重貳拾兩嚴世才過付不虛兇淫暴横一方盡被鯨吞機變饕餮兩川悉苦蠹食亟

宜褫職以清戎行大同陽和鎮副總兵劉汶貪婪有
聲恣睢無忌與虜互市致令嘵嘵然邀求不已大損
　中國之威代虜進馬每至揚揚然擁帶多姬重遺
驛遞之援家丁犯強盜與將官奚涉而指稱知情詐
銀叁百兩張萬邦之被害可查夷人易馬匹禁擅買
何為而賤買貴給獲利數千金各城堡之關領有據
指倚進　貢為名來晢叅將之〻駿馬仍復以私換官
貪驕其何厭乎假稱上司取物託鄉中軍之科歛分
毗剝軍肥巳谿壑其能滿乎按季種蔬菜叁千餘畦

軍泠地壹畦畦納價壹錢伍分歲得菜銀肆百餘兩王惟一張堯卿其歛送也每年定打牲手壹千餘名人納皮一張無皮納價伍錢歲得皮銀伍百餘兩王廷鳳陳雄其經收也和戎講市未收五利之功剥衆肥家徒滋三鎮之擾急當議處以重疆埸南京守備掌中軍都督府事成山伯王允中向督操江彌縫猶工令叨守備醜態畢露取各鋪行紬絹貨物僅給半價遂使商賈呑聲索巡邏營寬限常例不嚴比較致令盜賊接踵拜太監邢隆爲乾父百計取其銀幣任

其名下唾罵而付若罔聞納司房童謙吉爲慕賓凡事聽其過付縱使指官詐騙而置之不問放告不論日期受陳應節錢叄千文即田土細故槩爲准理問事不辨是非受宋昇銀貳拾伍兩雖人命重情漫不追究查補各營衛總等官專以餽送有無爲去留故范天祐等銀各伍兩姜文明等銀各拾兩陳文道等銀各拾伍兩皆家人王小山爲之接受每遇端陽中秋等節專視職事煩簡爲厚薄故坐營官每員拾兩把總官每員伍兩衛總官每員叄兩皆司房馮世恩

爲以入斂收指送　表査點不到嚇詐衛官展奇才等
壹百餘金人謂衣冠穿窬覬金商徼有徼利挾騙商
人戴良等貳百餘兩眞是登壟斷簠簋不修大爲
勳庸之玷武備盡廢徒遺根本之憂宜令退閑用資
儆省原任　神樞營叅將今調廣東東山叅將傅良
橋志行貪滛心術狡詐非出奇之陳平而姦嬙遺戍
事同盜嫂非好色之吳起而攜妓征倭侈擬攘首方
其初入遼陽也請帶太僕寺馬價捌萬兩途遇達虜
殺兵千名朦朧不報冒破銀叁萬餘兩竟無下落及

其營轉東山也帶家僮傅文贊等百餘人名寄尺籍身居私家冒餉叄年共計銀叄千餘兩作何支銷遊擊罷矣旋報陞彷叅將斥矣又復遊擊猶不知足而賄改東山帶管肇慶鎮刺何通神也兵器不利怒欲革矣百金既入議即罷焉至班師而衆兵擁轎喧噪還銀始散名節何掃地也兵法貴秋毫無犯本官徃征思明途遇耕牛輒並執牛主牛充賞而主贖還將民間雞犬不寧矣軍職貴盤詰姦盜本官受賍獄強盜劉應龍肆拾金納爲旗牌又受叄百金還遷爲把總

非直中貓鼠同眠乎卑卑干進豈是分閫之才嘗營
謀家何堪專城之寄既已犯贓而犯姦難容使令而
使過以上玖臣事蹟雖各不同物議均為大著所當
革任回衛以儆官邪者也宣府西路叅將方時春狼
貪橫肆誅求狐媚尤工鑽刺始求上西路署守方期
月而酷索無厭或屬官或員役或富戶約有千金次
補下西路叅將甫任事而假借為名或守備或守操
或把總共索數百販馬本堡斷賍行乃買夷馬千匹
而給軍士每匹扣價拾柒兩固不能掩哨長王國之

耳其他折旗牌李讓等伍拾貳名油醬柴銀人各壹兩不更可鄙乎驗馬誠明例宜然乃先索受賄賂而後准驗每匹要銀壹貳兩俱不能逃旗牌賈國之口其他將領門所進夷馬夷賞等項獨專其利不尤可羞乎沿邊墩臺之設原爲保障豈爲爾繇胡爲索青草索蘇菇索杏仁墩臺柒拾貳座座座苛求如喬世福石山等皆被害之家也官署公館之修當用公費豈可殃民胡爲要松樹要柏樹要榆木箄士壹千餘名人人科斂如張大林李信等皆交納之人也屯田

一枲占種每年約利伍百餘金朘腹之苦已罔知矣至占邊軍納月銭而仍復做工不幾於重役疊擾矣乎布花百計折筭每季尅銀百拾餘兩挾纊之仁已不問矣至造卓椅扣月糧而公然無忌不幾於巧取横歛矣乎禦戎無策黷貨有聲似茲豺虎貪殘安勝貔貅重寄原任高家營叅將今陞洮岷副總兵吳世登未聞出奇以犒邊敢爲營私而挑爨藉到任用弓給散衆軍扣弓價柒百伍拾金巳爲式首仍又索月銭於貳千餘軍每月扣糧銀百拾餘兩何錙銖之不

遣假修城令軍打柴燒磚索工銀叁百叁拾兩已爲
利媒仍又捏詭名壹百伍拾餘人每月扣糧銀百捌
拾金胡漁獵之太甚積青草以養馬本是地利乃每
次折草價貳百餘金盡入私囊其他向建安等堡大
肆誅求或叁拾或肆拾殆無虛日撥軍卒以耕田孰
非人力乃每年要稻米叁百餘石悉貯私倉其他向
栢林等堡無端苛索或貳拾或肆拾幾無寧時縣查
軍士雖云公務每隊索常例銀貳拾兩四季共約有
捌佰之多矣而總計五年不既充囊乎偷盜軍馬原

有以禁令家人吳把兒等公然觸犴令家奴且究以
死矣而誰爲王使可終漏網乎甚至屢次通夷盜竊
達馬致酋長沙計之重怒因潛寫私書許增歲賞致
沙計藉口以徼求彌縫術巧變詐機深留之恐遂啟
釁於邊疆調之或可貸數於腹裏以上貳臣物議雖
已沸騰年力尚堪驅策所當重加降調以示懲創者
也夫 臣等幸逢 計典職司糾彈知而不言 臣等之
罪也言而不處 國家之憂也今武臣之不職者 臣
等槩已言之矣惟是貪將善交與援難拔儻或終遺

法網竟將何所勸懲振刷將吏係此一舉是在
皇上加之意耳伏乞　敕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
臣等所言不謬將李如樟等　亟賜罷斥方時綦
等從重降調庶法無遺姦　朝有公論　皇靈宣
暢於邊海軍政整肅於　廟廊矣臣等不勝屏息
待　命之至

參撫臣被論摭辯疏

李雲鵠

臣等竊惟國家有大體當守臣子有分義當安若挾私忿而屑越國體翼飾巳而背馳分義則義之所不敢出也何意今日有被察浙江廵撫尹應元適因南京科臣陳嘉訓論及乃敢辱詆言官大傷國體南都輿論共爲不平臣等謹爲皇上陳之夫應元與臣等昔曾共事山東矯矯以名節自負者不謂今歲京察而煩言起矣臣等心竊異之何斯人之矯於東而敗於南也巳而疑信且半及蒙旨

謂南侯代日久而侯代之議又起科臣聞之復以白
簡從事此亦言官盡職常分原非有讎於應元也及
發疏後而議論愈多則科臣之言尚十未及一耳為
應元者處此當亟求引退其事之有無付之公論此
其上也即不然而欲以一疏自明亦止當辯其指摘
之事雖曰違禁猶之可耳何乃悻悻狂逞橫加訕詈
訕詈不已繼之咒詛此何異村夫野子一聞人語便
反脣嫚罵甚非大雅之　朝大臣之度所宜有也況
疏入下石一語則又蹈於近日潑態諉人以自解者

恭紀臣風聞言事豈爲人下石之官而士君子聞言省躬何得厚誣人以下石之事且前時臺省拾遺之疏交章論列應元又爲誰下石耶至疏中借巡撫之體明其不便行私獨不思昔年秦燿巡撫楚中爲屬官所訐贓私狼藉被逮追問彼豈無巡撫之體乎奈何謂體之足以束人而爲好官也詞遁理窮誠不能爲應元解矣且臣等因是而有感焉先年大小臣工類多雅重氣節一被人言便亟求去猶存廉耻之風邇來決裂極矣即巡撫一官有被論數次苟延數年

了不介意言愈至而根愈固穢愈積而榮愈增加秩
者加秩　　思廕者思廕廿以其身爲谿壑此其風
益濫觴於故相趙志臯之忍死忘歸棲標於邪撫陳
用賓之厚顏得計遂令世道人心頹波日下此尹應
元自謂公論之明而業已有然心也殆盡露其肺肝
歟且京察被論各官常得擬南其間固有才品無虧
而偶被人言聊藉此以養望者亦有品望薄劣而中
多掣肘姑藉此以調停者應元即其人已果若茲是
以垣堂卿寺待酬恩積慝之人以赫赫　神京爲藏

垢納污之地無乃未妥乎況果才難終棄俟論定起用何妨若以改南爲處則推南諸臣奚罪升沉俱是一官賢否幾於莫辨南北總屬一體去留何得懸殊矧云調簡似薄清卿若謂示罰京堂如故揆之事理無一可者是又當爲 豐鎬重地卿寺重臣一愼其改耳伏乞 敕下吏部亟行查議或將尹應元罷斥以爲辱詆言官者之戒或 准令回籍聽勘以徐俟公論之明併將以後考察被論各官酌爲定例無得輕擬調南愼名器以塞倖竇庶法紀嚴而言路

重除陟明而仕路清所裨於　國體世道非淺鮮矣
臣等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緣係祭臣被論撫辨
肆口辱詈言官懇乞　聖明亟賜議處以重言路
以尊　國體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舍人陳龍齋捧謹
具奏　聞